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二卷〕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1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7-7

I. 儒… II. ①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22 号

Ru Lin Wai Shi

儒林外史 (二)

著 者: 吴敬梓

责任编辑: 张莲英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7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26 401—31 400 册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7-7

定 价: 100.00 (全四册)

目 录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95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105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115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125
第 十 三 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135
第 十 四 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145
第 十 五 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54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64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74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84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93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203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212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221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231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241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话说两位公子在岸上闲步，忽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纳头便拜。两公子慌忙扶起，说道：“足下是谁？我不认得。”那人道：“两位少老爷认不得小人了么？”两公子道：“正是面善，一会儿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爷坟上看坟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

两公子大惊道：“你却如何在此处？”邹三道：“自少老爷们都进京之后，小的老子看着坟山，着实兴旺，门口又置了几块田地。那旧房子就不够住了，我家就另买了房子搬到东村，那房子让与小的叔子住。后来小的家弟兄几个又娶了亲，东村房子，只够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个姐姐，嫁在新市镇。姐夫没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这里来住，小的就跟了来的。”

两公子道：“原来如此。我家坟山，没有人来作践么？”邹三道：“这是那个敢？府县老爷们，大凡往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一茎草也没人动。”两公子道：“你父亲，母亲，而今在那里？”邹三道：“就在市梢尽头姐姐家住着，不多几步。小的老子时常想念二位少老爷的恩德，不能见面。”

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邹吉甫这老人家，我们也甚是想他。

既在此不远，何不去到他家里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带了邹三回到岸上，叫跟随的吩咐过了船家。邹三引着路，一径走到市梢头。只见七八间矮小房子，两扇篱笆门，半开半掩。邹三走去叫道：“阿爷，三少老爷四少老爷在此。”邹吉甫里面应道：“是那个？”拄着拐杖出来。望见两位公子，不觉喜从天降；让两公子走进堂屋，丢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

两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这个礼？”两公子扯他同坐下。邹三捧出茶来，邹吉甫亲自接了，送与两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们从京里出来，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算计着会你老人家。却因绕道在嘉兴看蘧姑老爷，无意中走这条路，不想撞见你儿子，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得以会着。相别十几年，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方才听见说，你那两个令郎都娶了媳妇，曾添了几个孙子了么？你的老伴也同在这里？”

说着，那老婆婆，白发齐眉，出来向两公子道了万福。两公子也还了礼。邹吉甫道：“你快进去向女孩儿说，整治起饭来，留两位少老爷坐坐。”婆婆进去了。邹吉甫道：“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少老爷的恩典，一时也不能忘。我这老婆子，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炷香，保祝少老爷们仍旧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爷想也是大轿子？”四公子道：“我们弟兄们都不在家，有甚好处到你老人家？却说这样的话，越说得我们心里不安。”三公子道：“况且坟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们方且知感不尽，怎说这话？”邹吉甫道：“蘧姑老爷已是告老回乡了，他少爷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长成人了么？”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岁，资性倒也还聪明的。”

邹三捧出饭来，鸡鱼肉鸭，齐齐整整，还有几样蔬菜，摆在

桌上，请两位公子坐下。邹吉甫不敢来陪，两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来，邹吉甫道：“乡下的水酒，老爷们恐吃不惯。”四公子道：“这酒也还有些身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三公子道：“我们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十分好了。”邹吉甫吃着酒，说道：“不瞒少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四公子听了，望着三公子笑。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这事可是有的么？”三公子笑道：“你乡下一个老实人，那里得知这些话？这话毕竟是谁向你说的？”邹吉甫道：“我本来果然不晓得这些话；因我这镇上有个盐店，盐店一位管事先生，闲常无事，就来到我们这稻场上，——或是柳阴树下，——坐着说的这些话，所以我常听见他。”两公子惊道：“这先生姓什么？”邹吉甫道：“他姓杨，为人忠直不过；又好看的是个书，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往常他在这里，饭后没事，也好步出来了；而今要见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

两公子道：“这先生往那里去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帐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先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所以托他

管总；后来听见这些呆事，本东自己下店，把帐一盘，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问着，又没处开消，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东家恼了，做了一张呈子，送给德清县里。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行，把这杨先生拿到监里坐着追比。而今在监里将有一年半了。”

三公子道：“他家可有什么立业可以赔偿？”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这村口外四里多路。两个儿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读书，还靠着老官养活，却将什么赔偿？”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穷乡僻壤，有这样读书君子，却被守钱奴如此凌虐，令人‘怒发冲冠’！我们可以商量个道理救得此人么？”三公子道：“他不过是欠债，并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里问明底细，替他把这几两债负弄清了就是。这有何难？”四公子道：“这最有理。我两人明日到家，就去办这件事。”邹吉甫道：“阿弥陀佛！二位少老爷是肯做好事的。想着从前已往，不知拔济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杨先生来，这一镇的人，谁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这句话，你在镇上且不要说出来，待我们去相机而动。”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体做的来与做不来，说出来就没趣了。”

于是不用酒了，取饭来吃过，匆匆回船。邹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说：“少老爷们恭喜回府，小老迟日再来城里府内候安。”又叫邹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与二位少老爷消夜。看着开船，方才回去了。

两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务，应酬了几天客事，即便唤了一个办事家人晋爵，叫他去到县里查新市镇盐店里送来监禁这人是何名字，亏空何项银两，共计多少，本人有功名没功名，都查明

白了来说。

晋爵领命，来到县衙。户房书办原是晋爵拜盟的弟兄，见他来查，连忙将案寻出，用纸誊写一通，递与他，拿了回来回覆两公子。只见上面写着：——

“新市镇公裕旗盐店，呈首商人杨执中（即杨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违国课，恩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系廩生拔贡，不便追比，合详请褫革，以便严比。今将本犯权时寄监收禁，候上宪批示，然后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这也可笑的紧；廩生拔贡，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过侵用盐商这几两银子，就要将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问明了他并无别情么？”晋爵道：“小的问明了，并无别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们前日黄家圩那人来赎田的一宗银子，兑七百五十两替他上库；再写我两人的名帖，向德清县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们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你作速去办理。”四公子道：“晋爵，这事你就去办，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监来，你也不必同他说什么，他自然到我这里来相会。”

晋爵应诺去了。晋爵只带二十两银子，一直到书办家，把这银子送与书办，说道：“杨贡生的事，我和你商议个主意。”书办道：“既是太保老爷府里发的有帖子，这事何难？”随即打个禀帖，说：

“这杨贡生是娄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娄府家人具的保状。况且娄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此事乞老爷上裁。”

知县听了娄府这番话，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盐商；传进书办去细细商酌，只得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晋爵保状，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那七百多两银子都是晋爵笑纳，把放出来的话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监，自然就要来谢。

那知杨执中并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县前问人，说是一个姓晋的晋爵保了他去。他自心里想，生平并不认得这姓晋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干净，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到家，老妻接着，喜从天降。两个蠢儿子，日日在镇上赌钱，半夜也不归家。只有一个老妪，又痴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杨执中次日在镇上各家相熟处走走。

邹吉甫因是第二个儿子养了孙子，接在东庄去住，不曾会着，所以娄公子这一番义举，做梦也不得知道。

娄公子过了月余，弟兄在家，不胜诧异；想到越石甫故事，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更加可敬。

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杨执中至今并不来谢，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论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该先到他家相见订交。定要望他来报谢，这不是俗情了么？”三公子道：“我也是这样想。但岂不闻‘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之说？我们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见之时，原不要提起。朋友闻声相思，命驾相访，也是常事。难道因有了这些缘故，倒反隔绝了，相与不得的？”三公子道：“这话极是有理。”

当下商议已定，又道：“我们须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尽日之谈。”于是叫了一只小船，不带从者，下午下船，

走了几十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昼短夜长，河里有些朦朦的月色。这小船乘着月色，摇着橹走。那河里各家运租米船，挨挤不开，这船却小，只在船旁边擦过去。

看看二更多天气，两公子将次睡下，忽听一片声，打的河路响。这小船却没有灯，舱门又关着。四公子在板缝里张一张，见上流头一只大船，明晃晃点着两对大高灯：一对灯上字是“相府”，一对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仆人，手拿鞭子，打那挤河路的船。四公子吓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过来看看，这是那个？”三公子来看了一看，“这仆人却不是我家的！”

说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条河路，你走就走罢了，行凶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彘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个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船家道：“娄府！罢了，是那一位老爷？”那船上道：“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谁人不晓得！这狗彘的，再回嘴，拿绳子来把他拴在船头上，明日回过三老爷，拿帖子送到县里，且打几十板子再讲！”船家道：“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娄三老爷出来了？”

两公子听着暗笑。船家开了舱板，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三公子走在船头上，此时月尚未落，映着那边的灯光，照得亮。三公子问道：“你们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认得三公子，一齐都慌了，齐跪下道：“小人们的主人却不是老爷一家，小人们的主人刘老爷曾做过守府。因从庄上运些租米，怕河路里挤，大胆借了老爷府里官衙，不想就冲撞了三老爷的船，小的们该死了！”

三公子道：“你主人虽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乡里，借个官街灯笼何妨？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们说是我家，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况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家从没有人敢做这样事。你们起来。就回去见了你们主人，也不必说在河里遇着我的这一番话。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难道我还计较你们不成？”

众人应诺，谢了三老爷的恩典，磕头起来，忙把两副高灯登时吹息，将船溜到河边上歇息去了。三公子进舱来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又请出与他看。把他们扫这一场大兴，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说！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凶恶！这一会才现出原身来了！”

说罢，两公子解衣就寝。小船摇橹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两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点心，吩咐了船家，“好好地看船，在此伺候。”两人走上岸，来到市梢尽头邹吉甫女儿家，见关着门。敲门问了一问，才知道老邹夫妇两人都接到东庄去了。女儿留两位老爷吃茶，也不曾坐。

两人出了镇市，沿着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着一个挑柴的樵夫，问他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爷家住在那里。樵夫用手指着，“远望着一片红的便是他家屋后，你们打从这条小路穿过去。”

两位公子谢了樵夫，披榛觅路，到了一个村子，不过四五家人家，几间茅屋。屋后有两颗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知道这是杨家屋后了。又一条小路，转到前门。门前一条涧沟，上面小小板桥。两公子过得桥来，看见杨家两扇板门关着。见人走到，那狗便吠起来。三公子自来叩门。叩了半日，里面走出一个老姬来，身上衣服甚是破烂。两公子近前问道：“你这里是杨执中老爷

家么？”问了两遍，方才点头道：“便是，你是那里来的？”两公子道：“我弟兄两个姓娄，在城里住。特来拜访杨执中老爷的。”

那老姬又听不明白，说道：“是姓‘刘’么？”两公子道：“姓娄。你只向老爷说是大学士娄家便知道了。”老姬道：“老爷不在家里。从昨日出门看他们打鱼，并不曾回来。你们有什么说话，改日再来罢。”说罢，也不晓得请进去请坐吃茶，竟自关了门回去了。两公子不胜怅怅，立了一会，只得仍旧过桥，依着原路，回到船上，进城去了。

杨执中这老呆直到晚里才回家来。老姬告诉他道：“早上城里有两个什么姓‘柳’的来寻老爹，说他在什么‘大觉寺’里住。”杨执中道：“你怎么回他去的？”老姬道：“我说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来罢。”杨执中自心里想：“那个什么姓柳的？……”忽然想起当初盐商告他，打官司，县里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这差人要来找钱，因把老姬骂了几句道：“你这老不死老蠢虫！这样人来寻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罢了，又叫他改日来怎的！你就这样没用！”老姬又不服，回他的嘴。杨执中恼了，把老姬打了几个嘴巴，踢了几脚。自此之后，恐怕差人又来寻他，从清早就出门闲混，直到晚才归家。

不想娄府两公子放心不下，过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镇上，仍旧步到门首敲门。老姬开门，看见还是这两个人，惹起一肚子气，发作道：“老爹不在家里！你们只管来寻怎的！”两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府？”老姬道：“还说什么！为你这两个人，带累我一顿拳打脚踢！今日又来做什么！老爹不在家！还有些日子不来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烧锅做饭！”

说着，不由两人再问，把门关上，就进去了，再也敲不应。

两公子不知是何缘故，心里又好恼，又好笑，立了一会，料想叫不应了，只得再回船来。船摇着行了几里路，见一个卖菱的船，船上一个小孩子摇着，摇近船来。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里说道：“卖菱那！卖菱那！”

船家把绳子拴了船，且秤菱角。两公子在船舱内伏着问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里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这新市镇上。”四公子道：“你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爹，你认得他么？”那小孩子道：“怎么不认得？这位老先生是个和气不过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戏，袖子里还丢下一张纸卷子，写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里？”那小孩子道：“在舱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过来我们看看。”

那小孩子取了递过来，接了船家买菱的钱，摇着去了。两公子打开看，是一幅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是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这日虽霜枫凄紧，却喜得天气晴明。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见后面一只大船，赶将上来。船头上一个人叫道：“娄四老爷，请拢了船，家老爷在此。”船家忙把船拢过去。那人跳过船来，磕了头，看见舱里道：“原来三老爷也在此。”只因遇着这只船，有分教：

少年名士，豪门喜结丝萝；相府儒生，胜地广招俊杰。

毕竟这船是那一位贵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话说娄家两位公子在船上，后面一只大官船赶来，叫拢了船，一个人上船来请。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里？”管家道：“现在大船上，请二位老爷过去。”

两公子走过船来，看见贴着“翰林院”的封条，编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来站在舱门口。编修原是太保的门生，当下见了，笑道：“我方才远远看见船头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里正疑惑你们怎得在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这里。有趣的紧，请进舱里去。”

让进舱内，彼此拜见过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师拜别，不觉又是半载。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二位世兄，为何驾着一只小船在河里？从人也不带一个，却做什么事？”

四公子道：“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因见天气晴暖，同家

兄出来闲游，也没什么事。”鲁编修道：“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他要留我一饭。我因匆匆要返舍，就苦辞了他，他却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话旧。”因问从人道：“二号船可曾到？”船家答应道：“不曾到，还离的远哩。”鲁编修道：“这也罢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爷行李搬上大船来，那船叫他回去罢。”

吩咐摆了酒席，斟上酒来同饮，说了些京师里各衙门的闲话。鲁编修问了故乡的年岁，又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问这一句话，就说出杨执中这一个人可以算得极高的品行，就把这一张诗拿出来送与鲁编修看。

鲁编修看罢，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这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平原君，也不过如此。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两回躲着不敢见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见，这样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罢了。”

两公子听了这话，默然不语。又吃了半日酒，讲了些闲话，已到城里。鲁编修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家，然后自己回去。

两公子进了家门，看门的禀道：“蘧小少爷来了，在太太房里坐着哩。”两公子走进内堂，见蘧公孙在那里，三太太陪着。公孙见了表叔来，慌忙见礼。两公子扶住，邀到书房。蘧公孙呈上乃祖的书札，并带了来的礼物，所刻的诗话，每位一本。两公子将此书略翻了几页，称赞道：“贤侄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孙道：“小子无知妄作，要求表叔指点。”

两公子欢喜不已，当夜设席接风，留在书房歇息。次早起